

109 年台灣電視史口述訪談研究計畫

執行團隊：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受訪者：廖瓊枝

主訪者：王亞維、劉昌德

時間：2020 年 7 月 20 日

地點：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

(訪談開始)

一、進入電視台演歌仔戲的過程

訪：您是台灣電視台裡面第一位演出歌仔戲的演員，我第一個問題是您在民國五十一年到電視台演歌仔戲之前，是在做什麼？

廖：在還沒有電視台之前，我們就是演歌仔戲的內臺戲，後來換出來做外臺戲與電台。電台跟外臺戲同時段，在內臺的時候，不單是只有演歌仔戲，也有演過話劇。在電台時，也有做過廣播劇。我在中華電台汪思明的團，我是唱歌仔戲，另有一團李讚生廣播劇團是演喜劇 (tshiò-khue) 我也在他的團做廣播話劇、學民謠。有時候人家工作、求子、滿月、謝神，也去唱一些民謠，唱一些歌仔戲、還有錄唱片。差不多都是跟戲台上都有關係的這些工作。

訪：你去台視做歌仔戲之前有看過電視嗎？

廖：沒有。

訪：是什麼機緣進到台視？

廖：因為我當時在中華電台汪思明的團唱歌仔戲，王明山有一個廣播團，是做廣播話劇的。同個電台出入，就認識。認識後，這個王明山跟我一個朋友的父親很熟。他們當時說要做電視，就介紹王明山他們來找我。台視要開

幕之前的那年，地方戲劇比賽，我得到苦旦獎（青衣獎）。他們看報紙認識，就叫我去參加他（王明山）的表演。不只是這樣，當時還有一團，也是唱歌仔戲的電台團-陳春梅、丁順謙夫妻，一樣叫我去他們團唱，是這樣子互相認識的。

訪：當時去台視第一齣戲是演《雷峰塔》。是怎麼決定的？

廖：這是他們決定的。他們製作人那邊決定要演什麼。決定之後，他們跟電視台的人說好，才寫劇本。劇本出來才找演員，找演員後，他們再看誰當導演、什麼時候要開始讀本，再來導演要來排戲。從開始到導演排戲之後，角色都決定了，再來就是現場導播他們進來。導播進來，導演先排一次給現場導播看。再來就是上面的導播，上面的導播跟現場導播，他們會溝通。再來，指定位置。指定你講哪一句，走到哪裡。這個位置配合好，才告訴你，你的鏡頭你是看幾號鏡頭。當時我記得，剛開始進去是三台機器。因為太久了，記不太清楚。再來就是從鏡頭再下去排給導播看。導播會去採取你的眼神、表情，跟身段方面。身段方面是導演開始排就會排好。最後最注重就是眼神表情，內心戲這些。就是這樣開始，這樣下去排，排好了之後才正式錄影。

訪：當時內臺演戲一般是「活戲」對不對。

廖：對。

訪：廣播電台也是演「活戲」，現在有劇本排戲，這樣對你來說，會不會很不習慣？

廖：對，因為我們以前不管是內臺，還是外臺，都是即興表演。都沒有劇本。由一個排戲先生來講個「站頭」、講劇情。之後你就自己要去串，去發揮。歌詞、口白你都要自己想。但是我們自己在對白的時候，我也不知道你要講什麼，不知道你要唱什麼。你唱我就要接，我講你就要接。雖然是做活戲，還是有一個固定（戲套）的把你牽住去演。最怕就是背劇本。因

為我們都沒有背劇本的習慣，臨時想臨時應付。如果拿到劇本，好像瘋子一樣都睡不著，就要背劇本。到要錄影了，到正式錄影，都會很緊張，怕自己會忘記。因為當時不是說錄影錄不好可以重來，當時不行。一次下去就是直接現場就播出去了。見面壓力很大，很緊張。再來就是看鏡頭，我們演電視，你看鏡頭，眼睛不能一直眨。這個要訓練。因為你看強光，當時大家比較節儉，家裡面都點六十燭光的而已。看到光，眼睛就比較睜不開，較不習慣。這也是需要一段時間的訓練這個眼睛、眼神等等。

訪：當時導播跟排戲的先生，你名字還記得嗎？

廖：現場，現場我記得有兩位小姐。一個是外省人，叫做包珈。另外一位是台灣人。我只記得那個妹妹，她在讀陽明山那一間。

訪：華岡。

廖：讀華岡，我曾經跟她聊天。後來學生表演，她跟我說:看我能不能去幫忙。所以印象比較深刻。他們兩個都對我很好。導播就忘記了。

二、歌仔戲電視化的過程

訪：當時（台視的）導播都是外省人對不對，怎麼溝通？

廖：他在講都聽不懂。現場導播有一個台灣人，他會解釋。我聽不懂問他，他會解釋給我們聽，這是什麼意思。有一次錄影，錄到盲腸炎，肚子痛。那個包珈，現場導播很好，他就趕快跟上司報告。忍耐到那一場戲錄完，當天錄完。隔天才去開刀。所以這兩個現場導播印象比較深刻。

訪：我記得你說過，攝影師脾氣很差，如果走位沒有走好，他們就很兇，你可以講一下？

廖：因為他們在講，我都聽不懂，只知道他們在生氣，不知道為什麼。所以當

時，真的國語也不會講，進去做壓力很大。不過現場的人，大家都很好。都會安慰你。所以這樣說起來，有那段時間，才多少會聽、會講一點國語。

訪：我請教一下。電視的化妝，跟內臺的妝有不同嗎？

廖：不一樣，化妝完全不同。我們在電視打的粉底是比較肉色，在舞台上畫的比較白，比較白、紅分明。電視的化妝都比較肉色、咖啡色，粉粉的。化妝完全不一樣。剛進去的時候，梳頭也有比較不一樣。像我們如果戲台裡面，或者是做外臺戲，我們都會綁大頭比較多，就是如平劇那樣貼片比較多。進去電視台就改梳古裝式的（髮型），髮式就比較不一樣。這都是進去才慢慢的自己看，自己學習再改變。

訪：電視台有派化妝師幫你們處理？

廖：有。電視台都有化妝師在幫忙化妝還有梳頭。

訪：不能跟內臺一樣，要畫古裝的。

廖：對。

訪：動作呢？當時在演的時候，內臺有水袖、身段。電視台有限制嗎？

廖：有，限制很大。因為在舞台表演，舞台表演的動作比較大。比如說我翻個身水袖甩上去，這手再跟過去。你腳就要走開。在電視台，他會控制你站的地方。你如果繞得比較開，就變成跑到鏡頭外，他就找不到人，鏡頭就沒有人了，都跑到鏡頭外了，這是個限制。例如說唱歌，唱歌一般舞台，舞台都自己表演。比如說，演到哀傷處，就唱得比較慢。演到生氣的，就唱比較快，平常的時候就唱中板的。不過（電視台因為）時間性的關係，不能讓你唱得像剛剛你們錄影時聽的，那個哀傷七字調唱得那麼慢，不能唱那麼慢，因為時間的關係。（電視上）唱得慢，差不多一拍，平常（舞

臺演出) 就唱兩拍了，所以 (電視上) 唱歌也有限制。到後來電視就比較沒有唱歌，比較沒有唱歌，就講口白比較多。所以觀眾就說：沒有唱歌就不像歌仔戲。

訪：如果唱得太慢，當時會有人叫你快一點嗎？

廖：有喔。

訪：現場導播會做什麼動作嗎？

廖：這樣一直繞，就知道要快一點。比方說，時間到了，他就比這樣。有暗號。

訪：所以你就知道要切掉，唱到這邊就好了。

廖：沒有，就是我們會唱得比較快。

訪：那文武場是直接在現場做？

廖：武場是現場的。武場，要跟動作，一定要現場。文場，音樂方面先進去錄音室錄。錄歌錄好了，我們在排戲的時候才在旁邊放。

訪：早期開始就是先錄卡拉，卡拉先錄，唱是現場唱，一開始是有卡拉。

廖：唱是現場唱。

訪：再請教，當時是實況，沒有錄影。播出以後，比如說有馬上就很轟動嗎？

廖：當時其實沒有立刻就很轟動，有台視的時候 (電視) 是黑白的。當時家裡有電視的很少。當時不太轟動，有電視的人很少。比如說如果知道幾點演歌仔戲。就是去人家的騎樓，有窗戶的地方。有的人也很慷慨，知道人家

要來看電視，他就把窗戶打開讓人家看，當時是這樣。

三、電視對於歌仔戲演出與形式的影響

訪：後來你自己沒有演出的時候，你看到別人怎麼演？你會想說原來電視歌仔戲是這樣子？

廖：到差不多，有中視的時候，才比較多人家裡有電視機，才慢慢比較普遍。

訪：看電視裡別人演歌仔戲的時候，會覺得這是歌仔戲嗎？還是會覺得這也是一種歌仔戲？

廖：心裡會想，這也算歌仔戲啦，但會想說歌比較少。因為像一般愛看歌仔戲。我們現在在演，也是很多觀眾會反應，他們喜歡聽七字調，這樣一段一段一直對答下去，用七字調來對答，他們喜歡聽七字調。如果七字調唱得比較少，唱變調，他們會說怎麼都沒有唱到七字調，不像歌仔戲。他們認定七字調才是歌仔戲。其實，這個變調是後來一直加出來，一直新編出來的。

訪：我再請教一下，你覺得做電視的歌仔戲演員跟做內臺的演員，有什麼差別？

廖：差別就是說，當電視的演員，給觀眾的印象好像電影的演員。做內臺的演員，比如說你演得很轟動觀眾戲看完，還會有人站在外面想要看演員的真面目在這個想看的心理比較不一樣。

訪：老師當時你們在當台視演員。這個時段演完放廣告，中間會跟廣播一樣演一段就有廣告？

廖：有。

訪：演到一半要停下來？

廖：對，演到哪一幕，要停下來進廣告。然後再去演。

訪：那你怎麼知道廣告進了要停？

廖：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演到哪裡廣告要進來。就是他鏡頭變了，我們才知道要廣告。他一定要廣告，不然他經費開銷怎麼來，要去招攬廣告，跟電台一樣。這個道理我們做電台的時候就知道了。製作人，他去藥廠去拉廣告。再來租時間，電台租時間。我們就唱，唱差不多十多分，就換到廣告，那十五分了就再接著唱。

訪：要加一個說，當時演電視歌仔戲的薪水，給你的錢，有比廣播多嗎？還是差不多？

廖：有比較多。當時我們演外臺戲，一般當主角的一天九十塊。我們演電視是三百塊，這三百塊是包括排戲在內。我們在電台是算月的，在電台唱主角的，一個月七百塊。

訪：演員會比較喜歡演電視嗎？

廖：當然演員會比較喜歡演電視，因為去演電視比較快出名，因為人家會看到你的臉，看到你的臉就好像看電影一樣，會比較喜歡看。聽歌，聽電台，就是只有聽到聲音。聽到聲音，你聽戲齣，聽到入迷，他才會寫信來電台給你，要跟你做朋友。

訪：有很多人寫信給你嗎？

廖：電台有。

訪：電視沒有？

廖：電視也有，電視比較少數。電視說真的，我進去台視《雷峰塔》做完之後，然後又做西太后那齣。還有做相如文君。還有一齣什麼紫釵記

訪：做四齣？

廖：對。我做台視做過四齣。紫釵記是在中視，（台視）三齣。

訪：三齣。

廖：西太后跟相如文君。

訪：第三齣是？

廖：相如跟文君。

訪：從《雷峰塔》，西太后，當時差不多都做幾集？

廖：忘記了，到後來沒有做電視，劇本也沒有。我們是說做到哪一集，劇本才給我們。你留一本兩本，缺的也沒有辦法拿到外面去演，所以就沒有留下來。

訪：再請教。這三齣結束後就離開台視了，是什麼原因？

廖：出國，參加出國表演。

訪：有想說再回來演電視嗎？

廖：有。回來就去中視。小明明就叫我去演。

訪：我想要從這邊開始。我看資料，第二次你到電視的時候是華視。

廖：華視開台。

訪：華視《精忠報國》，洪明雪。

廖：跟小杏雪（簡秀規）。

訪：小杏雪。

廖：杏雪。當時兩個（小）生洪明雪跟小杏雪。

訪：當時什麼機緣讓你到華視演《精忠報國》？

廖：當時，我也不知道。當時我是先進中視，他們華視，有人來找我，我現在
想不起誰介紹來我家，講一講就去他們那邊開播。做完小明明又馬上把我
叫回去。

訪：叫去中視。

廖：叫回去中視。中視就做到，禁演歌仔戲跟布袋戲。

訪：所以從華視又叫回去中視。

廖：對。

訪：華視跟中視，應該是較台視演出晚十年之後的事情，當時電視都變彩色的
了，請你比較這十年的變化在什麼地方？

廖：變化就是第一色彩的問題。再來布景的問題。後來布景都做得很逼真，拍
起來很漂亮。還有化妝也有變化。化妝還有服裝。後來的服裝，都有照古
代的畫，什麼朝代要穿什麼樣子的袖子。漢朝時代，寬袖。清代沒有袖子

的，都有照歷史性的服裝去做。

訪：寫實？

廖：對，所以差別很多。

訪：那歌仔戲表演有什麼影響嗎？

廖：有影響。比如說，導演的手法、導播的手法。越來變化越多。

訪：從中視到華視來看，這一路走來電視歌仔戲的演出會變得離舞台更遠嗎？
更像電視劇嗎？

廖：對對，離開舞台更遠。一些舞台的基本動作，就比較沒有了。

訪：是指戲曲身段什麼的？

廖：對。

訪：唱的歌呢？

廖：歌都是一樣歌仔戲在用的曲調，到後來電視也是都有創作新的曲調出來，
歌仔戲的曲調，本來沒幾種。到電台的歌仔戲出來，就有一些樂師在編新
曲調。到電視，又編更多。曾仲影他編很多（電視歌仔戲）曲調，還有莊
進才、陳冠華，還有之前一個焰先（許森焰，彰化人）等。後來就一直
編，越編越多，多達一兩百曲。

訪：要請教你，因為廖老師你是從台視開播，並在中視跟華視都演過歌仔戲，
就你看到從開始到後來的變革，對整體歌仔戲的藝術發展而言，帶來什麼
樣的影響？

廖：這個你要怎麼說。看戲，有的人愛看快，只看到這齣戲的意思而已。但有的人要看藝術。一句話說就是要「看門道」。像我們現在的表演，除了現代的歌仔戲外，也有比較傳統的。有的愛看比較傳統，看身段、表情、動作。你如果愛看快的，就一段唱比較苦的戲來講。一段唱慢的（時間），就等於兩段（唱）快的時間了。不過，苦戲你用快的來唱，就沒有那個苦的味道，就沒有那種感情，沒有辦法去吸引台下的人跟著你台上一起哭，這就是藝術了。這是看個人興趣。

訪：就妳的觀察，在處理歌仔戲的錄影時，華視跟中視的導播與台視的導播，在手法上，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還是都差不多？

廖：我覺得都差不多。

訪：都是排戲、排練、走位。都沒什麼變

廖：對。

訪：另外就是說，後來華視跟中視比較有在做電視特效比較多，剪接這些有的沒的。對這種變化，你有什麼想法？

廖：我覺得，剪接這個有好處。比如說，有一點出錯的地方，你可以把它剪掉。看怎麼接會比較順。只要你角度、位置站得順，接得好就沒感覺了。如果像你講從導播跟導演，這是導播跟導演的手法。

訪：你自己都可以接受。

廖：對。比如說有的要你站三分七的身，對鏡頭。有的愛你站面對鏡頭。這就是人家的手法。有的愛你看人，用這樣看，或者這樣看。跟我們照相一樣，這個是各人手法不一樣。

訪：所以你這個看得比較寬，都能包容。

廖：對對對，只要你戲演得好，內心戲演出來，喜怒哀樂分得出來，這都是藝術。

四、電視歌仔戲演員的特質

訪：好。我再請教就是說，對一個演員來說，你覺得電視演員，要演電視的歌仔戲，哪些要點要掌握，才能把電視歌仔戲演得好？

廖：我的感覺是吃鏡頭（上鏡）最重要。他有鏡頭緣最重要。觀眾一看這個很漂亮，再來才是藝術。為什麼呢？因為你這個鏡頭別人沒辦法修改。你有鏡頭緣，有些你台下看不錯，但拍起來不好看。拍起來不好看，就是比較不上鏡，這是沒辦法改變的。你如果是演技（不佳），導演可以修改，導播可以修改，可以教你。這都屬於可以栽培的部分。

訪：所以吃鏡頭（上鏡），cameraface，上鏡最重要。好，那現在就是看這個，後來講到上鏡這個事情，最厲害就楊麗花。基本上影響我們臺灣電視歌仔戲大概三、四十年。就楊麗花歌仔戲，他創造出電視歌仔戲廣大收視率市場。妳覺得對歌仔戲藝術的傳承，你的看法是怎麼樣？因為他影響很大。

廖：楊麗花這個方式很好。第一就是（播出）時段，剛好靠近人家午餐的時間，可以邊吃飯邊看電視。第二她的那個團隊組織很好，那些演員，演技都演得很好。表演這個東西，不是說你個人好就可以。需要大家共同搭配起來才行。當時陳聰明導演好，導播也好，現場指導內行-他會給你現場指導。再來就是文武場（樂師）的配合、演員大家的配合。其實（楊麗花）這個團隊，真的是，到現提到這個團隊裡有誰、什麼名字，大家都還有印象。例如說翠娥做三花。大家都還有印象。

廖：像許森焰。台視我們第一部進去台視那個就是許森焰，他是首席樂師。他有編，因為要做一齣相如文君，他編一塊叫做〈苦心求讀〉。他編這支曲

子，只有我跟柯玉枝會而已，後來我就把它傳下去。

訪：老師我們在電視台，如果有新的調，帶到外臺會流行得比較快嗎？電視演了之後，大家都會用嗎？

廖：這樣傳很快。這支曲如果好聽的話.....

五、電視對歌仔戲的傳播

訪：剛才問你這個問題很有趣，就是電視對歌仔戲的藝術傳播的力量，好像很大。好像說在電視播出以後，外臺他們大家就馬上都很熟了。是有這個影響嗎？電視的力量。以前內臺如果演一齣戲，只有這些觀眾。電視一播出，演員的化妝還有歌，馬上大家都知道。是有這個影響嗎？

廖：對，電視的影響，電視的力量就是這個。一台播出去，全省都看的到。那我們舞台做，只有來這間戲台看的人，才看到而已。外臺戲，就是要來這個廟口看，才看得到。這個電視一播放出去，全省家裡有電視的人都可以看得到，這個力量影響很大。

訪：所以電視做歌仔戲應該很謹慎，影響很大，一個演員在舞台上的故事怎麼演，穿什麼衣服、如何化妝，怎麼說話，其實都很有影響，對歌仔戲的影響很大。

廖：對，影響很大，一樣在做胡撇子戲來說，他看（電視上）這件衣服是新體，做戲服的人，就把它學起來做，如此新體服飾就會一直傳下去。這個力量實在是很大，（電視歌仔戲）捧紅一個人的力量也是很大。

訪：像楊麗花、小明明、葉青、柳青等這些都是電視明星。從當時有名到現在，讓我們這一代人都仍然知道，也就是這個力量。

廖：對啊，後來電視沒有了。現在就要再靠舞臺，這些年輕人就要靠舞臺。但是靠舞台比較慢，靠舞台（在傳播的知名度走紅上）比較慢。

訪：您跟唐美雲老師，很親。妳有傳承（歌仔戲技藝）給她嗎？

廖：沒有，我沒有傳什麼給他。就是，唐美雲，第一點就是他很孝順父母，第二就是做事很認真，她想做的事，一定會把它做到成功。

訪：你們是親戚嗎？

廖：我跟她爸爸算是師兄妹，她爸爸是蔣武童。

訪：師兄妹，她很尊敬你。

廖：她對我好像親姑姑一樣。都姑姑長、姑姑短這樣叫我。

廖：她也是有比較電視歌仔戲的演法，但是他也有演到傳統的演法。

訪：對於現在這些演出方式你會欣賞，還是？

廖：我是可以接受。因為，像我剛剛在講，看你是要看劇情，還是要看這些演員的藝術？還是說看這些人，對演出的精神怎麼樣？

訪：那你現在看唐美雲在大愛台做這些歌仔戲，他表演的方式，好像比較偏舞台的這些方式，會覺得這比較對，這個比較像電視歌仔戲要做的樣子？

訪：你說內在的感情如果有表達出來，就可以接受？

廖：對。

訪：好。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現在從你在台視演出，到現在差不多六十年了，那你現在看電視歌仔戲在台灣的演變，你對於電視歌仔戲的未來，你有什麼建議或期待？

廖：這個對歌仔戲的期待就是說，傳統的不要讓它消失。不要都全保留現代。因為，我的感覺就是說，傳統的比較有細緻的東西。像唐美雲較偏電視的作法，但是他裡面也有一些傳統的東西，有傳統的身段在那邊，唱腔也是有傳統的唱腔在。

訪：傳統的不要放掉。雖然有新的媒體，新的表演方式，但是傳統不要放掉。

廖：這都是時代的潮流。現在以一件衣服的流行來說，我現在看一些我年輕時代曾流行過的款式，現在六十年後，又流行回來。時代的潮流啦，時代潮流，有時候會回轉。

訪：傳統講到這些身段、唱歌、故事，這些道理不要忘記。

廖：對。再來就是靠你演員，演員有沒有心、有沒有認真去學。你如果有心去練，就會練出很好的藝術。你如果沒有認真去學，你就是馬馬虎虎。馬馬虎虎、學得隨隨便便，就變成這樣子。隨隨便便做出來，就沒有東西可以讓人家看。

六、青少年到成年的學藝過程

訪：老師你剛剛有說到學歌仔戲這個藝術的過程。我們要倒帶，到你年輕時代，你是十四歲的時候才開始學戲，在劇團對不對？

廖：入金山樂社。十五歲。

訪：十五歲的時候。當時你不是自己要去。

廖：環境。

訪：是環境所逼。當時在劇團很辛苦，對不對。

廖：因為當時去學戲的人，一般都是家庭困苦。當時有一句話說：「無聲勢，生子去學戲。」無聲勢，他們家很可憐，很沒聲勢，就讓孩子去學戲。我當時沒人可以依靠。我小時候就沒有父母，光復那一年阿公死，過三年，阿嬤過世，就變流浪，流浪去賣藥，然後流浪到劇團。

訪：當時劇團生活，我讀資料說，戲班會打人，吃得不好，生活很辛苦。那你有想說，不要待劇團，要跑掉。

廖：跑，要跑去哪裡？也不知道。當時只有一個阿姨。阿姨自己帶了三個孩子。姨丈死了，也比較辛苦。所以為了學戲很辛苦。當時候辛苦，被罵、被打就想說：希望我戲學得好學得會，未來戲迷朋友那麼多，多少能分到一些賞金。在劇團我們綁三年四個月的合約，這三年四個月裡面，賞金的錢歸老闆拿去。當時只求，老闆娘可以對我的印象比較好，不要常常被罵、被打，只求這樣。到後來，我一個人要賠兩個人的錢，（情形是這樣的）我當時是綁去賣藥團，一天五塊給我。我去借住人家，一天兩塊錢給他們。剛好老闆給我，我就拿給他，這樣剛好，就是求有東西吃。但是下雨，你就沒辦法賣藥。下雨天我一樣要住人家，吃飯在人家家，就變成欠人家錢。欠他錢，他跟我說：「有人家要收養小孩，妳去給他收養，有個安定。」他跟我講，對方是他乾媽要收養，叫我去。我說我不知道，當時心裡沒有主張，就跟他說，「我要去問我阿姨？」我阿姨說，如果有人要疼，妳就去，阿姨也沒辦法照顧妳。於是就這樣說好，那個媽媽很有良心，她問我要賣多少錢？我說，我也不知道，她說不然七百二十塊給你。七百二十塊給我，我還那個我去住他們家的錢，還有清餐費。另外買兩對耳環、兩雙繡花鞋，一組給我阿姨，一組給我住他們家那個人家。還剩下六百多塊，這六百多塊也不知道要拿去放在哪裡？就寄放在他（借住屋主）那邊。寄放在那邊後，就跟那個媽媽去。那個媽媽住在延平北路這邊，結果去第六天，驗身分證，警察說，你這間是地下妓女戶，我聽到這個，隔天天亮早上，就跑回到以前借住的他們家。我說：我不要賣給她做孩子。他說不要賣給她，那妳錢要還人家，我說我寄放在你這邊的錢你還

給我，剩餘的我叫我阿姨幫我借錢，或我去賺錢，還人家。結果我寄放在他那邊那些錢，他把我花掉了。我綁金山樂社才綁五百五而已，我要還那個（媽媽）七百二十塊，加上我住他們家六天，一共變成七百五。五百五不夠錢，他說，不然他女兒也去綁（劇團），兩個綁一共就可拿一千一百元。但一個月後他女兒跑掉，這筆帳又記到我身上。當時我也不會說，我曾有六百多塊寄在他那邊，再多還他一百多塊就好了，不會算，當時不會算。

訪：那時妳幾歲？

廖：十五歲而已，十五歲，家庭困苦，像傻鴨子一樣。到我三年四個月約滿。老闆娘又因為有個演員叫我拿電風扇給他吹，吹到壞掉。老闆娘很兇，罵得很難聽。她說：妳想唱大角，我不會讓做你大角（主角），聽了這句話，我心中暗下決定，希望日後我唱大角，讓妳（老闆娘）看得起我。

訪：大角代表什麼意思？

廖：（唱主要角色）成名就對了，既然你沒有要讓唱我大角，我就不用在這裡這麼辛苦了。我就偷跑回去我阿姨那邊？當時我算說，我三年四個月滿約了。我走了以後去搭龍霄鳳的團。老闆（金山樂社）看到廣告，知道我在龍霄鳳的團，跑去那邊跟我要錢，龍霄鳳借我錢還他。

訪：你學歌仔戲什麼時候發覺，自己歌仔戲唱得不錯？

廖：我一開始在學唱很快，學口白也很快。一直到自己唱到覺得這樣唱會滿意，是在電台。電台一天要唱五個小時，我在外面一天有時要唱幾十小時。一直到（唱電台）與黑貓雲（許亞芬媽媽）作對手，那個黑貓雲靈感很好，在想那個四句聯，很靈通、很，我們兩個（配搭）正好（棋逢）對手。黑貓雲說，我唱電台最喜歡跟瓊枝唱對手，唱到後來不是一人一段，唱到後來，是她唱一句，我把他搶來接，我唱他又把我搶去接，變這樣搶來搶去。

訪：對決。

廖：對，那一陣子就在廈門街那間電台叫什麼聲，什麼聲電台（民聲廣播電台）？那陣子，大家寫信來要照片，洗整疊（相片）要自己洗來送人。自己有辦法跟黑貓雲（許麗燕）這樣對唱後，感覺自己的技藝有一直爬上去，更滿意自己腹內，情感的表達。

七、決定傳承

訪：請問你什麼時候開始決定，要來傳承？歌仔戲這個藝術，演出是一個部分，要開始傳承，何時開始這個決定？

廖：到孩子都大了，我不用負擔家庭生活。我四十八歲的時候，許常惠教授辦一個音樂會，在中山堂，叫陳冠華找一個女的比較會唱，跟他對唱。陳冠華找我跟他對唱，我的民謠是陳冠華教的。唱完以後，如果有什麼活動，許常惠教授就會叫我跟陳冠華唱。再來，他跟曾永義教授辦一個要推動歌仔戲的活動，在青年公園。

訪：是民間劇場？

廖：叫我去演，就認識（曾永義教授），日後（曾教授）如果有辦活動，就一定叫我去。有一天，在聊天，他說：「瓊枝，現在歌仔戲青黃不接，你要不要出來傳？」我說：「我不知道誰要學？我也不知道去哪裡教？」，後來他們有辦（傳習）活動或知道有單位（要辦歌仔戲傳習活動），就會跟對方說，叫我去教。宜蘭七十四年，宜蘭文化中心辦活動林峰雄教授介紹我去教，再來就是許常惠教授，辦一個活動，全省的音樂老師共同來探討本土的音樂，叫我去唱給他們聽，我唱完，他們的譜就馬上採好了，很快就學會了。那些老師說，我們可不可以粉墨登場，我說問許常惠教授。許常惠教授很好，他說好，不然給一個禮拜的時間讓你們學會粉墨登場。我就整個禮拜全天教他們，他們晚上吃飽繼續學，大概八、九點後才回家，就真的讓他們粉墨登場，大家很高興。這

樣之後，慢慢慢慢接觸這些文化界的教授，如邱坤良啦。像林茂賢他們是下一代了。最主要是得獎（薪傳獎）以後，許教授鼓勵我，叫我出來傳。我想說我活不下去的時候，是歌仔戲讓我活下去。後來我就賺歌仔戲的錢養大四個小孩，現在我可以來傳，來教歌仔戲，回報歌仔戲的恩，才開始轉向。

訪：你的故事讓我最感動，你這代的歌仔戲演員只有你這樣做。其他人退休以後都過比較輕鬆的生活，你還很認真成立一個基金會、一個劇團，沒有每天遊山玩水，一直在傳習歌仔戲。

廖：我幾乎沒有出國玩。只有一次，那次是，想知道我們常常在劇中提到，北京城、金殿。我卻沒見過金殿長得什麼樣子？演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現在可以去大陸，不然來看一下萬里長城，看那個十三陵的金殿。只有那次，純粹要去探討這兩個，這兩個實景。真的出國都是去表演。去表演完就馬上回來，只有這次純粹去探討這些。

訪：平常教課以外的時間，你會看電視劇、韓劇、日劇、電影嗎？

廖：如果有空就會在家裡看。沒有在傳習教課，我也不太愛出門去玩，想說出門玩都要花錢。我們苦過來的，習慣了，都很節儉，沒辦法。

訪：所有經歷都教書。好廖老師，我問題問得差不多，其他老師有沒有問題要再問他。這個問題再問下去就會超過兩個小時。今天我們到這邊，謝謝。

(訪談結束)